

## 探索梵二之後四十年的神學趨勢

張春申

《神學論集》正在紀念輔大神學院在台服務滿四十週年，若自它對地方教會的服務業績而論，大概可說在於介紹教會在神學方面的新潮：不論在「聖經詮釋」、「信理」、「倫理」發展方面，可說都能追隨新潮，為本地教會提供適當的參考資料。本人認為，凡是勤於參閱本刊物者，大體而論，對於四十年的較為重要的新趨勢，應有所感觸。舉例而論，對於耶穌的童年故事與公開生活的記載之間的差異，以及歷史性的探討，大概不致再籠統地一律看待。由此可說，《神學論集》整體而論，創刊以來，為華語教會保存了梵二以後四十年天主教的神學趨勢。以筆者的觀察，這是《神學論集》過去的貢獻。當然這僅限於華語教會。其實此貢獻基本上在於介紹梵二之後天主教神學的發展。另一方面，這是相當正常的事，因為它創刊之初衷即在於此。

但依筆者的觀察，梵二大公會議的發展，四十年之後的今天，可說正將告一段落。事實上那一時代聞名的歐美神學家大多已經一一凋落。現今則偶有數位「新生」出現，但尚不成「氣候」，還將假以時日。近時，偶而有幾聲召開另一次大公會議之聲傳出，依筆者看來，不像會出自當今教宗本篤十六，他自己則是梵二大公會議神學家之一。但「天意莫測」，梵二還不是年邁的若望廿三世召開的嗎？不過後者是教會史專家，我們

的本篤是神學家。總之，我們還是可以繼續探索梵二四十年之後的神學趨勢。

事實上，梵二之後四十年的神學，一般來說，若以地區而論，誠是歐洲神學，至於美國與南美洲由於文字出自歐洲或拉丁語系，因此可說屬於同一系統的神學。為此梵二之後四十年的神學趨勢，若有新意，應該來自東亞。而且事實上，這個區域，一則保有古老的傳統，二則以中國而論飽受苦難經驗。根據這樣的簡單觀察，梵二之後的四十年，我們能夠期待哪樣的神學的新趨勢呢？

事實上。好似有了些跡象。我記憶中不多年之前，香港那裏有個劉小楓的作家，與一些自稱為「文化基督徒」者，時有創作，該屬「另類神學」。由於與香港在這方面接觸不多，我們並未認真探索與追蹤。

在此亦可稍提，筆者個人過去一度曾在神學方面，提出所謂「一體範疇」，其實也與台南聖功修女會一起出了一本名為《中國靈修芻議》的書。由於大多偏重於靈修，並未，或難自信理方面發展，因此尚不成「氣候」。

對未來的趨勢，現在個人尚認為有一個課題可以多受注意，那便是「天主聖父」。拉內神父曾說，新約中每用「天主」，即指天主聖父；至今我未曾聽到異議。然而事實上從研究或著作而論，有關「天主聖父」之書非常稀少，我曾在輔大神學院圖書館注意到過。個人曾經由「見證叢書」出版一本《說愛的天父》，但少受注意。最近我還是將這本書修改內容，加上新的資料，將由台北光啓文化出版一本名為《天主聖父》的書。這與普通所謂的「天主論」不同，事實上，作為信理神學，「天主論」傳統上幾乎局限於哲學的框架中；根據聖經啓示的「天

主論」，得自救恩史的興建或基礎上論述。《希伯來書》之初，作者寫說：「天主在古時，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，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；但在這末期內，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」（希—5）。於是，基督宗教在福傳過程的同時，陸續反省了各個地區對天主說話的回應與反省，這即是上述的希臘與拉丁，歐洲與南美的不同神學。根據這個脈絡，個人認為自己初試而成的《天主聖父》可以當作在中國傳統影響下，對說話的天主的一個回應。

事實上，自教會歷史來觀察，初期的大公會議可說多是有關基督論。這是理所當然，由於「在這末期內，他藉著自己的兒子，對我們說了話。」（希—5）因此，教會幾乎在最初十個世紀，始終浸沈在降生與救贖奧蹟中。而在東西教會大分裂之後，神學則似乎分為希臘與拉丁兩大傳統，亦即東正教與天主教的神學，彼此互不交流；直到梵二之後，即使偶有接觸，已經限於專家研究領域，對於教會生活則少有影響。

至於在西方拉丁教會方面，逐漸由於殖民地天主教之消失，在建設地方教會的趨向下，各地注重本地神學。其中主要原因，則是拉丁文多由本地言語代替，於是神學亦隨之要求本地化。輔大神學院四十年來的貢獻之一，可說在於應用中文教學，雖然由於師資缺乏的緣故，未能達到理想，但無論如何，跨出了勢在必行的一步。當然在具體的環境中，還得繼續有意義的走下去。

不過，另一方面，我們的注意力尚能更加重視中國大陸教會。事實上各地修道院也在具體的情況中作業，而且過去分別在歐美接受培育的司鐸與修女也陸續回國，在神哲學方面擔任教育工作。假以時日，我們合理地應該期待有些代表性的本地

神學之聲，作為梵二四十年之後的貢獻。

本文簡述梵二之後四十年的神學趨勢，這已是歷史；但我們更是在於期待梵二四十年之後的中國神學，它又將怎樣發展自己的天地呢？我們的注意力正在轉向中國大陸。的確天意莫測，但是人不免會測，也即探索。事實上，教宗本篤十六在六月卅日發表的聲明（註）不使我們如此想嗎？神學，尤其教會神學的趨勢能不改觀嗎？

**註：教宗聲明，隨時與中共建交（2007年7月1日 聯合報）**

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卅日發表書面聲明，呼籲中共政府與教廷恢復外交關係，並讓中國大陸民衆享有宗教自由。教廷並在隨信發表的附錄上表示，只要梵蒂岡與北京政府達成協議，梵蒂岡準備「隨時」讓教廷在台灣的外交代表處遷往北京。

與此同時，教宗也做出空前友善姿態，撤銷梵蒂岡於1988年發佈的指導方針，該指導方針限制與中國官方教會接觸，並宣布任何獲中國官方教會任命的主教將會自動被逐出教會。

教宗在名為〈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、司鐸、度奉獻生活者、教友〉的信中寫到：「我深知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需要時日藉雙方的善意。」梵蒂岡希望仿效與另一個共產黨國家越南達成的協議，由教廷提出數名候選人，再由北京政府從中選定一人。

教廷今年一月宣布希望與中國大陸各階層關係正常化。1951年，中共強迫大陸天主教會與梵蒂岡斷絕關係，擁有五百萬信徒的中共官方天主教會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」雖把教宗視為精神領袖，卻可自行任命教士和主教。